

題有宋式禮典立成部令司然半後



夏 犖 生 著

虎步流亡

宣哲文

小七未識其何祖國之獨立自由
是受復其外為其韓人愛國團
一團以對中國之侵略之敵以將
救其民族於危亡之極其外將
大韓民國之自由之實其韓人愛國
韓人愛國團

韓人愛國

I253.1

X26

虎步流亡

— 金九在中国

夏 犇 生 著



A091989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步流亡;金九在中国/夏犇生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1
ISBN 7-02-003077-7

I.虎… I.夏…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N.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7214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8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7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6.80 元



“文革”初期,作者(后排右二)的大姐(前排左一)和大姐夫刘秀松(前排右一)携儿女从内蒙回嘉兴探亲,全家合影

引子 从姐夫说起

命运是什么?我常常会问。

问过了大半辈子,还是一个没解开的谜。

我又问,什么叫缘分?似乎也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突然,有一天,我感觉到,命运也好,缘分也好,就像早已埋伏在你生命线上的“地雷”,说不准哪一天踩上了,猝不及防地炸开来,炸成一种找不着开头的结局。

1967年冬天那个阴冷的傍晚,我从学校回家,跨进门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哥哥呆立在窗边,漫进窗棂的暮色把屋子里淹成一片昏黑。母亲坐在桌边的暗影里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我被红亮的烟头给烫着似地一惊:“妈,出什么事了?”

没有人回答我。只有忽明忽暗的烟火在灼烤着这片无奈的

沉闷。

我走向窗边，轻声追问：“哥，到底怎么了？”

哥哥转过脸来，眼中的惊恐，比烟火还灼人。他犹豫了好一会，才告诉我：“大哥出事了，说他是朝鲜特务，逃在北京。今天打电话来，让我们设法把孩子接出来。”

当头一棍！顿时，我就被打闷了。

那年，我刚高中毕业，还未满 18 岁。

被我们叫作“大哥”的，是大姐夫刘秀松。

大姐和姐夫是在军营相识并结婚的。大姐从医。姐夫是军乐团一把很有影响力的“小号”手。以前曾听说过，姐夫是朝鲜人，从小死了父亲，在南京孤儿院长大。在我当时的感觉里，朝鲜人就是朝鲜族。孤儿院长大的人成份好，再加上他那一口地道的南京口音，与家里说的南京话一脉相承，没有一丁点儿外人的感觉。又因为，他快乐，热诚，简朴而又勤劳，还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吃苦精神，仿佛理所当然要成为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群龙之首。特别是看过《六亿人民的心愿》这本电影，在军乐团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吹奏的主席团入场式里，见到他就站在第一排很神气地吹着小号，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近在咫尺！打那以后，那声亲热的“大哥”里更多了一份自豪与敬慕。

60年代初，他和大姐一起从浙江军区调往内蒙呼和浩特，好像就跟他的“朝鲜人”有关。至于什么关系，便不是我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所在意和追究的事情。我只记得，他和姐姐从很远很冷的北方坐了几几天几夜的火车回家探亲时，用绿色的大邮包扛回了整整一头羊！他还亲自下厨，烧出各种各样的吃法来，说是让我们这些“馋猫子”撑个够！要知道，那可是刚熬过三年自

然灾害，闻到一点肉香都止不住淌口水的困难时期！

这么好的一位“大哥”，怎么可能是特务呢？

我坐上了北去的列车。

陪我前往的是红卫兵大串连时去过内蒙的同学。有这么一个出身红五类的男生作陪，胆子壮了不少。但是，凭我们这两个中学生，要把大哥年仅5岁的女儿圣姬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圣南从253军医院的宿舍区里接出来，带回南方，还是费了不少的周折。

在北京清河二姐夫所在单位后院的那片树林里，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我见着了一身工装打扮的大哥。他满身油污，脸色憔悴，压得很低的鸭舌帽下那双神情复杂的眼中装满了不安与警觉。

我问他怎么会被打成“朝鲜特务”？他说，这事一时半刻说不清楚。但他要我相信：“你大哥是好人。绝对不是什么特务！”他还告诉我，这次逃出来，是火车司机帮的忙，让他扮成司炉工，坐在火车头上一直开到了北京。”

“你认识他？”我问。

“不。他相信我是好人。”姐夫说这些话时，眼里闪着泪光。

他从怀里掏出一只红袖章塞到我手中，急促地说：“请你帮我好好保存。知道你大姐没事，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们照顾孩子！我走了，不要为我担心。”

我一把拽住他问：“去哪里？”

“不知道。”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离去，很快消失在林子的尽头。

我打开了他留下的那只红袖章，上面是他用钢笔写下的一

行字：“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笔迹里透着他往常的热诚与坚韧。一股热辣辣的酸楚从心底涌出，我终于没能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我狂奔着跑出森林，想追上大哥对他说一声：“我相信你是好人！”然而，已见不着他的身影。拦在眼前的，是一条封冻的小河和裹着雪絮漫天呼啸的北风……

通缉令被贴到家门口时，我们已好久没有了姐夫的音信。

父母亲因此受到牵连，先后也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关入“牛棚”隔离审查；二姐远在兰州一点顾不上家；只有打临工的哥哥带着我们姐妹几个扎了只小纸船，饿着肚子跑到远在北郊的秋泾桥上去“送瘟神”。

最后，瘟神是被送走了。

大哥被平反后重新回到了部队。但是，受到重创的父母已无法以一纸平反书来医治身心的累累伤痕。“朝鲜特务”之谜，依然存留在我心底的疑惑中难以解开。我是怕触痛姐夫的伤心之处，没敢多问。而他也似乎回避着什么，从来不说。

在我的直觉中，姐夫的身世并非我想像中的“朝鲜族”那么简单！

直到80年代中期，这个谜才被解开。但是，一身伤残的父亲却已在5年前揣着未解的谜团离开了我们。那时，姐夫已退伍，在浙江歌舞团任首席小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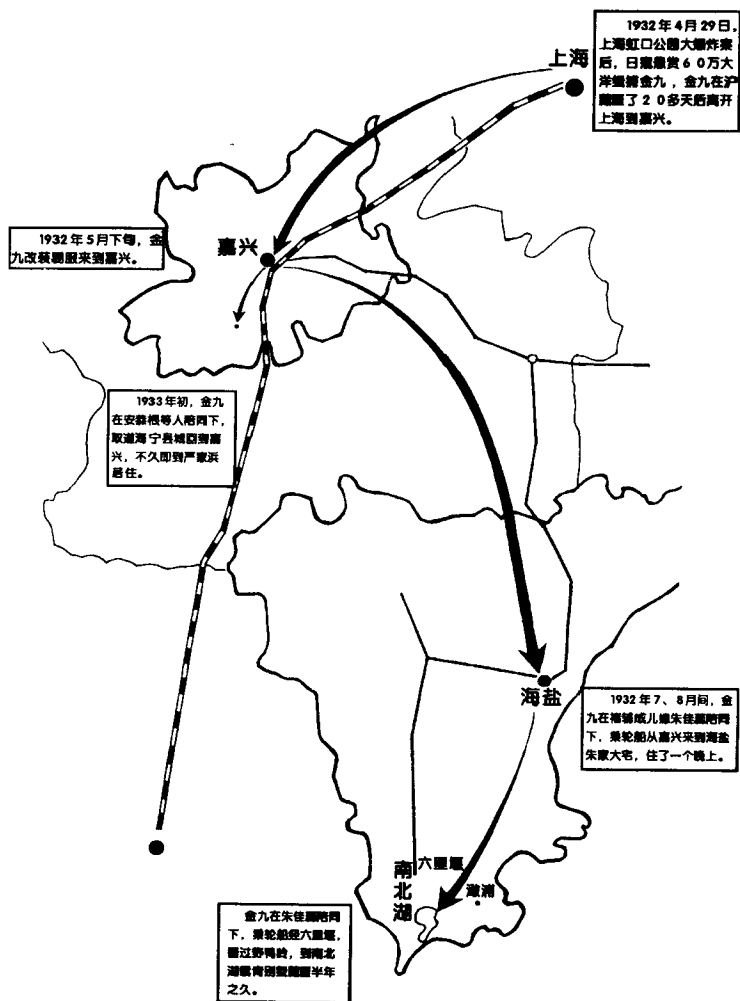
突然有一天，他说他是韩国人，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韩国”这个陌生的字眼。姐夫告诉我，那是朝鲜半岛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纸《雅尔塔协定》将朝

鲜半岛剖成了南北两半，三八线以南的南朝鲜也就是他说的韩国。

他还说，他的父亲刘平波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侍卫官，伯父刘振东是金九先生的保健医生。在临时政府流亡中国期间，父亲于南京病故，母亲是中国人，无论怎么艰难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解放前夕不得不拖着他这个年仅 10 岁的长子和 3 个年幼的弟妹一起进了南京妇幼救济院。因军乐团与救济院相邻，他得到了学习音乐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会。

江南的绵绵秋雨，淹没了我们对往事的回忆……

1988 年春天，姐夫作为革命先烈的遗孤随母亲回到韩国，在接受政府颁发的建国勋章后举家定居汉城。道别时我们都哭了。他流着泪说，他最大的遗憾是不能与我们一起在清明节到杭州南山给父亲去扫墓。他说，他欠了父亲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情。



金九避难路线

第一章 揭开尘封的历史



1989年5月，接到姐夫转自香港的来信时，那种踩着“地雷”的感觉又一下袭上心头。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金九到过嘉兴！他与嘉兴的缘分比大哥大姐的姻缘还早了二十多年。

他在信中说，金九先生是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勋。在韩国，只要提起白凡金九先生，就像在我们中国提起孙中山先生一样，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仰。金九先生一生致力于韩国的独立运动，祖国光复后，又为南北统一竭尽心力。在北朝鲜，金九先生同样受到尊敬。80年代，平壤的报纸曾多次宣传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事迹。

信里，他特别提到了1932年金九先生一手策划了举世震惊的“上海虹口公园大爆炸”后，面对日寇悬赏60万大洋的疯狂追捕，在我国同盟会元老褚辅成及其家人的鼎力救助之下，在褚辅成先生的家乡嘉兴度过了两年艰险丛生的流亡生涯。并告诉我，为了寻访这段历史，金九先生的儿子——韩国三星将军金信先生将于两个月后访问嘉兴，希望我在金信先生到达之前帮助找一下褚家后代和当年金九先生在南门五龙桥堍、砂灰桥、严家浜等避难地的详细地址。

有5年记者经历打底，心想，对这段历史进行一些民间寻访不会太难。但是，几个圈子一兜，才发现这事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那时候中韩尚未建交，不要说是“韩国”这个名词没人听说过，就连“南朝鲜”这三个字都因其政治忌讳，不是随便可以大着

声说出来的。何况,这段藏匿至深的历史已被整整尘封了半个多世纪!

我查阅各种资料,试想了解“韩国”和认识“金九”。

当我在地图册上,找到那个与我国东北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半岛时,触摸着的是一部与我们中华民族同样有着深重灾难的血泪史。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 1876 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朝鲜江华岛,迫使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李朝政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也称“江华条约”或“丙子条约”),攫取在朝鲜自由经商、兴办实业和治外法权等特权起,日寇已为他们在 34 年后勾结李朝政府总理大臣李完用,秘密缔结《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并吞朝鲜伸出了扼喉之手。

灾难,与生俱来。

换句话说,世间许多因缘天定的事情,也正因为“与生俱来”而潜伏着不尽的玄妙。就在 1876 年,那个叫作黑田清隆的日本人,抖着日本国全权大臣的一身威风,在“江华条约”上签字划押半年后的 8 月 29 日,一个以日本侵略者为天敌的生命诞生了。那就是黄海道海州邑以西 80 里白云坊基洞一家农户难产生下的独子——金昌岩,也就是后来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的金九。

在金九的回忆里,似乎他生命的开头,就有着某种预兆。他说:“由于我出生的日子是丙子年七月十一日子时,正是祖母的忌日,这就预示了我一生必将坎坷多难。出生的时候,是罕见的难产,几达一星期之久,母亲的生命垂危,家里或延医用药,或求神拜佛,想尽了各种方法来试验,全然无效,慌乱之中,族中长辈

强迫父亲套上牛的馱鞍，爬上屋顶作牛吼，我才呱呱坠地。”

真要寻根究源，恐怕金九先生所说的这种预兆，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埋下了伏笔。他的祖先系安东金姓，即金自点的旁系。当时，金自点因叛逆朝廷罪而遭满门抄斩，于是，他们的祖先流亡到高阳郡一带，随后又逃往远离京畿的偏僻乡村——白云坊基洞八峰山杨哥峰下隐居下来。那时，是李朝全盛时期，全国上下分为两班（世袭有充任文武官员资格的门第，即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等级十分森严。他们的祖先，自然不会自甘放弃享有特权的两班生活，但为了避免灭门之灾，不得不隐匿金自点族属的身份，当了平民。从此，他们摒弃了两班的文化生活，从事农耕，开垦荒地，维持生计。按照李朝的军制，除驿站的屯田外，还有一种“军役田”，大凡贫苦农民都耕种这类田地，一旦国家有事征召，还得义不容辞地应征当兵服役。他家的祖先挂牌耕种这类田地，因此永远沦为平民。又因李朝重文轻武，金家世代受到基洞邻里晋州姜姓和德水李姓的两班族门的欺凌与压迫。

由于家境贫寒，加上母亲生他时年仅17岁，又经受了非同寻常的难产之苦，因此常在缺汤少奶的艰难中抱怨，甚至气愤地说：“让孩子快点死掉算了！”母亲的奶水不够，除了喂些稀粥，父亲就抱着他四处去央求邻人亲戚喂奶，东家讨一口，西家讨一口，养得格外辛苦。

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患了痘疮，没钱去治，母亲就像挤普通的脓疱一样，用竹针挑破脓疱挤出脓水，致使他脸上留下了终生未能褪去的疤痕。5岁时，家搬到了康翎郡三街里，没想到那里竟是老虎出没之地，受了不少的惊吓。不知是不是这些经历，使他潜藏于血脉中的虎性渐渐得以苏醒？

在他七八岁的记忆里，很难忘却一场殊死拼命的殴斗。那

是一个夏天,在父母下地干活的时候,他便像往常一样打着赤膊,去邻村的李生员家玩耍。那家的孩子有与他同年的,也有比他大两岁三岁的。那天,他刚兴冲冲地跨进李家堂屋,就被几个孩子围了起来,无缘无故地挨了一顿打,还口口声声说是要揍扁这海州小子。他气愤至极跑回家中拿起一把菜刀直奔李家,发誓要把那几个霸道的小子统统杀光。当时,虽说他年纪小,但已懂得动脑筋去实施一种计划,心想从李家客房的正门进去,一定会被发现,便绕到后门破篱而入。不料,还是被那家 18 岁的女孩发现了,大声喊叫,因此,复仇的计划终因寡不敌众而变成泡影,反被那些家伙捉住,夺了刀,狠狠挨了一顿揍……自幼,他就是这么一种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个性。

他 18 岁入东学党,改名金昌洙,成为远近闻风而会的东学接主,初露领袖风采。21 岁时,为了给被倭寇杀害的闵妃报仇,手刃日本陆军中尉土田让亮,被捕入狱判为死刑。虽经国王赦免死刑,但仍囚于狱中。后越狱,隐身于公州麻谷寺削发为僧,法名圆宗。还俗后改名金斗来,继而又改名金龟,从事新教育运动。

1910 年 8 月 22 日,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首任总督寺内正毅——这个出身陆军大将的日本军阀,一上任就公开宣称:“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在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布下了全面推行“武断政治”的高压电网。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金九,与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志士一起,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救亡运动。他 1911 年被日警拘捕,被判 17 年徒刑,先后囚禁于汉城西大门监狱和仁川监狱,后因日皇和皇后相继死亡大赦而减刑,并被假释出狱。

金九三次入狱,在 10 年铁窗生涯中,受尽手铐、铁镣、皮鞭、

饥饿、劳役之苦。监狱对他来说，既是战场，又是特殊的大学。在狱中，他改名为“白凡金九”，以示一介凡夫也有其脱离日本国籍的爱国之志。

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酷爱自由的朝鲜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日示威斗争——“三·一”运动。但是，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血流成河，不少革命志士流亡国外。

金九越过鸭绿江由安东潜逃上海，参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历任警务局长、内务总长，直至国务领和临时政府主席。他在流亡中国的26年里，一刻没有停息过抗日救国斗争。

正如姐夫信中所说：“金九先生的一生极不平凡。他饱尝亡国之苦，充满了惊险曲折的传奇色彩。他的经历正是韩国民族与国家斑斑血泪史中的一页。在韩国的近、现代史上，从门户开放到殖民地化，以至被日本并吞、二次大战、胜利复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他无不参与并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

金九先生于1919年4月13日来到上海，时年43岁。

他从安东县搭乘英国怡隆洋行的轮船抵达上海，在黄浦码头靠岸时，扑面而来的是全新的气息与景观。在安东上船时，还是一片冰天雪地，而当船抵上海在法租界上岸时却已见枝繁叶茂，一派盎然春意。当晚，他们在公升西里15号一个同胞家搭地铺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打听，才知道比他们先来上海的有李东宁、李光洙、金弘叙、金甫渊等人。金甫渊早在几年前就率妻来到上海，因此邀金九住在他家中，自此，金九便开始了他旅居中国的生涯。

在金甫渊的向导下，他先去拜访了十多年来心仪思念的李东宁先生。以前，在梁起铎家的客舍里，金九曾见到他被委以重

任,筹建西间岛武官学校并招募志士,准备光复事业。十多年的艰辛岁月过去了,见到李东宁先生时,发现他风采已非当年,脸上刻满了皱纹。据说,那时在上海的韩人有五百多人,除商人、留学生和十多名电车公司的查票员外,都是为进行独立运动而从祖国、日本、美洲、俄国以及中国各地赶来汇合的志士。那时,在韩国国内,十三道与各大城市自不待言,就是穷乡陋巷,也都喊起了“独立万岁”,旅居海外各国的韩人也都采取了统一行动,开展独立运动。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因素。第一,起先大家并不明白韩日合并的真正含义。自檀祖(即传说中的朝鲜始祖)开国以来,有时在名义上也是他国的属国,所以,大部分人以为合并也就和唐、元、明、清等时代一样成为属国而已,能识破日寇阴谋将朝鲜半岛变成殖民地的人却很少。但自合并以后,看到日寇惨无人道,陆续制造了安岳事件和宣川事件,全国民众痛感再也不能坐以待毙。再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这也是爆发韩国民族“万岁运动”的驱动力之一。

在金九抵沪之前,先来的人士已组织了新韩青年党,并已派遣金奎植出席巴黎和会,派金澈为代表去国内进行活动。此时,在青年中要求组织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来自各地的人士选出代表,在四月初组织了临时议政院,并向中外宣布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李承晚为总理,其下设内务、外务、法务、交通等机构,推举光复运动的各路前辈首领为总长。同时,国内各道代表秘密在汉城集会,也组织了政府,由李承晚任执政官总裁,但由于在国内活动困难,也转来了上海,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政府。随即进行改组,把两个政府合二为一,由李承晚任总统,

并于4月11日公布了宪法。也就是说,在金九来沪的前三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召开的朝鲜人代表大会后,作为大韩民国最高民意机关宣告成立。自此,朝鲜爱国志士在中国大地上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史篇。

当年9月26日,《申报》首次披露了“高丽在沪组织临时政府”的消息。文中说:“数星期前,霞飞路三百二十一号韩国临时政府机关召集国会。高丽八省曾先秘密选举代表,每省三人,其中二十一人抵沪与会。旅美、旅俄及满洲韩人亦各出代表三人。会议除裁定高丽之临时宪法外,且举定总统。”三天后,《晨报》也以“韩人在沪组织临时政府”为题转载了同样的内容。

韩国临时政府在法租界成立当时,曾得到过法国总领事的默许,只是规定不得公开悬挂临时政府的招牌。但是,为了扩大影响,这块牌子还是挂了几天。10月上旬,日本驻沪领事馆屡屡向法租界公董局施加压力,指责韩国临时政府从事反日“暴力活动”和“私造炸弹”。因此,公董局指示法国巡捕房在10月17日正式通知临时政府,限令48小时内迁出所有人员,以及停止发行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独立新闻》。自此,韩国临时政府从霞飞路迁出后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为了躲避日本侦探,不得不一再迁移,历尽艰辛。

在初到上海的时候,金九提出了给临时政府当门卫的请求,但却被任命为警务局长。在以后的5年里,一身兼任审讯官、判事检察、掌管刑罚。当时,对于犯罪者的处分不是劝诫释放,就是死刑。例如,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金道淳随本国临时政府特派员来到上海后,被日本领事馆收买,收了10元的贿金,充当诱捕这位特派员的耳目,尽管他尚未成年,但在那种特殊时期依然

被判处极刑。

金九所担任的警务局任务与正式国家的普通警察行政不同,既要防止日本侦探的活动,又要侦察独立运动中的投降者,严防倭寇的魔爪乘隙而入。因此,金九起用了二十多名警察和便衣警卫员,为的是与虹口的日本领事馆明争暗斗。在这段时间里,金九率直坦诚的外交活动,使韩国的独立运动博得了法租界当局的同情以及暗下支持。

有一回,倭寇田中义一到上海,吴成伦就在黄浦码头向他投掷了炸弹,但没有爆炸,再用手枪也没有射中,却意外打死了一名美国女子。此事发生后,日、英、法三国联合对法租界的韩人进行大搜查。那时候,正值金九的母亲从韩国来到上海。一天清晨,法国警官西大纳带着7名日本警官冲进他的住处时,他还没有起床。平时,西大纳跟金九很熟,但由于日语和法语不同,他不知道逮捕证上写的是金九的名字,以为是抓韩籍强盗。谁知,闯进屋子后看到的竟是金九,西大纳就让他穿上衣服去一趟法国警务局,并不准日本警官用手铐铐他。到了警务局,金九见到了先他被捕的元世勋等5人。法租界当局没有允许日本警官对他们进行审问,也不答应将他们引渡给日本领事馆,反而由金九担保后,把另外的5名韩人一起释放了。日本警官知道了金九与法租界当局的特殊关系后,再也没有提出逮捕金九的请求,而是设法用计引诱金九走出法租界,以便在英租界或者中国地界绑架他。这样,只要通报一下中、英当局,就可以将他逮捕。但是,金九识破了日寇的阴谋,一步也不离开法租界。

1927年11月,金九当选为国务领(即大总统)时,他的住地——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普庆里4号——便成了临时政府的活动中心。